

揭开大秘密

——日本在华间谍

万斯白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12
E363
281

揭开大秘密

——日本在华间谍

万斯白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文新

封面设计：徐晓丽

揭 开 大 秘 密

——日本在华间谍

万斯白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7 6/16·插页4

字数：140,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45

ISBN 7-207-01227-6/k·104 定价：4.05元

前 言

《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一书，是万斯白（也有的译为范士白、范士柏和范斯白）摆脱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之后的1937年写的。据我所知，此书曾以中、英文多次出版。其中，生活书店于1939年1月至6月即连续刊行五版，书名为《日本的间谍》，是由尊闻翻译的；国光印书馆于1939年4月30日、1945年11月10日两次出版，书名为《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译者署名为文缘社；还有另一种版本，书名为《神明的子孙在中国》。

本书这次重新出版，主要是以国光印书馆1945年11月10日本为根据的。这是因为，万斯白说它是“最完美的详全译本”。请恕直言，这个译本虽然是比较详全的，但并不是很完美的。它的译文粗糙，病句和错字、漏字很多。因此，在这次重新出版时，参照翻译得比较好的生活书店1939年6月第五版本，对其进行了修订、校勘，纠正了原有的病句和错、漏字（标点）以及不正确的人名、地名等；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异体字改为正体字。

本书的重新出版是非常必要的。五十年前，在它即将与

世人见面时，著名新闻记者斯诺预言：它“必定轰动世界”。结果正是这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因为“这是一本揭开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所谓“独特价值”，我认为有以下三点：第一，这本书出版之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至极、甚嚣尘上之时，它给了日寇迎头一棒，发泄了世界人民的心头之恨，令人拍手称快；第二，这本书的内容把打着“神明的子孙”招牌的日寇的真正丑恶面目及其在我国东北的野蛮暴行，予以了空前深刻的揭露和十分尖锐的抨击，推翻了它自称的高尚文明之说，这虽不是什么重大的科学发现，但却是一大功绩！第三，这本书的作者有着“以前没有人有过，以后也一定没有人获得日人手下这种不可多得地位”的这种特殊身份和经历。正因为这样，这本书不但非常吸引读者，而且还使人们认为它是客观的，无偏见的，毫不怀疑其真实性。也正是因为这样，万斯白的反戈一击及其这本书的出版，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就格外沉重，使之气得发疯、恨得发狂，除了在其管辖范围内严禁销售这本书外，还极欲将万斯白置于死地。1937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前，万斯白转住马尼拉，其家眷仍留住上海。1942年1月1日，日寇占领马尼拉，万斯白被迫流落乡村，并改名换姓，以免日寇的注意。不幸的是，此书的译者尊闻为日寇捕获。在日寇的威逼之下，万斯白亦被捕。当时，报纸发表了这一消息。最后，日寇下了毒手，万斯白于1943年就义。

由于这本书有着“独特价值”，所以其影响也是很广泛、很巨大的。不妨说这样一件事：四十年代初，我国著名的戏

剧家阳翰笙将万斯白的这本书改编为电影脚本，并由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成了电影，片名为《日本间谍》，于1943年夏在重庆上映。这部影片一上映，立即轰动了山城。影片中暴露的日寇的野蛮、凶狠、卑鄙和残忍，激起了广大观众的无比愤怒。这时，蒋介石调看了这部影片。看后，他大发雷霆，下令“立即停止上演”。据透露，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恼火，是因为这本书和这部影片描写了东北同胞在日寇铁蹄下的痛苦生活和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他认为，该书和影片反映义勇军是假，歌颂抗日联军是真；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歌颂抗日联军就是歌颂中国共产党，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他亲自指派蒋纬国坐阵中国电影制片厂，督促、逼迫导演、演员对这部影片进行修改、增删和改拍，将凡穿义勇军服装的都改为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和长统皮靴，并戴上了国民党军队的军帽和徽章；影片中还加上了许多蒋介石的头像，让所有的军队都向他敬礼。显然，蒋介石妄图以此来篡改和抹杀东北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的历史。但这无疑是徒劳的。

重新出版这部书，也有现实意义。其一，有史料价值。它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东北地方史，尤其是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历史的比较好的资料。书中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张作霖的阴谋、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英勇斗争以及国际联盟的活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都是大有用处的。对于目前东北史学界正在组织编纂的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来说，它也是可供参考的。其二，有社会价值。历史给人以启迪，引导人去思索，其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辐射力也是很

强大的。这本书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使人们不仅能够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且还会懂得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应该爱什么、恨什么等极为普通又至关重要的道理。因此，这本书对于那些虽不从事历史研究但渴望站在历史高度洞察世界事物的人们是大有裨益的。

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枯燥乏味，书中记载的人物、事件有情有景、有惊有险、有始有终、有条有理，可谓通俗易懂，可读性强。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前面的田伯烈序和密勒氏评论报书评。它讲明了该书的出版过程，强调指出了该书内容的真实性，介绍了万斯白的简历及其充当日本间谍的始末，还引用了斯诺对该书的一些评述。这对读者阅读这本书是有益的。在这里，可能有的读者对田伯烈其人还不熟悉，下面略加介绍。他是澳大利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华，先后担任路透社、《曼彻斯特卫报》及美国联合报驻北京记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南京政府派他去英、美做宣传工作，嗣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顾问。1938年，他编着了《外人目睹中之日人暴行》一书。该书译者评论说，这是他“站在爱护正义、爱护公理、爱护世界和平、爱护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报道展开在远东大陆上黑暗吞噬光明的最疯狂的一幕”。我国伟大的文化名人郭沫若也为之作序，盛赞道：“这儿不仅横溢着人类的同情，这儿更高张着正义的呼声”。总而言之，《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一书中的田伯烈序和密勒氏评论报书评写得是很好的，它使我在这里省去了不少笔墨。不过，我认为仍有必要再次重申田伯烈序中比较含

蓄的指出的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武藤和尾井之流的反动本质缺乏认识，并对其大加推崇；二、对整个日本民族是一个友好的勤劳的民族缺乏正确的认识，因而没有把日本军阀同日本人民严格区别开来。其实，这是万斯白在观点上、认识上的两个明显的错误。毫无疑问，这也是他社会的、阶级的局限性决定的。因此，我们没有也不应该过多地去苛责他。为了保持原书原貌，我们对存在上述问题之处未作任何删减。

辛培林

1989年2月1日

原著者为中译本引言

我非常高兴，我这本书已有了中译本。

我希望中国的大众，能在这本书里象我一样，亲切地看到日本军阀的丑恶形象，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在这里，我以万分的信心，向中国大众保证：你们“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更要在这里向领导你们抗战的伟大领袖蒋委员长致最〈原文如此〉敬礼！并祝他的康健，祝中华民国万岁！

最后，我得谢谢C君，他不怕麻烦地和我商量，校正了一般不易了解的地方，使这本书成为最完美的详全译本。

A. 万斯白

一九三九年二月离沪赴美之前。

田伯烈序

我被邀为这本书写篇序言，就冒昧地将此书出版的情形，作一简略说明，并叙述一点著者万斯白君的事略。

我是一九三六年间在上海初识万君，他找我说是他的太太和家人由大连乘船来上海与他会面，而在青岛被日本当局扣留了，要我帮他发表这消息。我写了一个字条，介绍他去见在当地办报的一位同业，过后我就不知道他到哪里了。

将近一九三七年岁末，万君又来见我。他告诉我已写了一本书，叙述他在满洲受雇于日军特务机关的经历，并请我替他设法出版。我问他为什么要来和我商量这件事，他答道：“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更因为你也与日本人发生过纠纷〔注〕所以我相信你是不会对于这件事置之不理的。倘若日本人知道我写了这本书，他们会马上置我死地的。现在我已脱稿了，我想尽快尽可能的弄它出版，我也许可以带了我的家眷就离开上海。”

我答应他将这事考虑一下，但这是随口敷衍的，因为我

〔注〕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里，我正在和日本当局打官司，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可以将我曼彻斯特卫报的电讯检查而扣留起来的。

自己也正有一本书在手头，我知道是分不出时间去阅读万先生所写的那种东西的。

过了一两天，他将原稿送给了我，我把它交给一位有批评能力的报界同业，请他给我一个坦直的答案。使我惊异的，我收到了一个极其热忱的报告，但是我还是不满意，决意再测验一下。我对一位心腹朋友说明了种种情形，他是一位外国官员，因为地位的关系，有非常便利的机会能查明万氏的叙述是否真确。读完原稿后，那位官员问我能否约著者见面，以便询问他似乎必须加以阐明的几点。结果约好了见面，经过几次长时间的会谈后，他深信万氏说的是真情。

他（写信给我）说，“对于书中所述的许多恶行，我虽然在调查中知道了那些事实，但读到其中所揭发出来的，给日军统治新征服人民的方法特征的侮辱、腐败、造孽、野蛮等内幕，在我却是一个震动情绪的经验。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为是西方文明的保卫者，这书对他们乃是一种大大的谴责。我相信就是他们，倘若他们会读到这本书的话，对于他们所保卫的那种事情，也将吃惊起来吧。

对于‘傲慢夸大’的英国成见很深的保守派，以及‘他们做的事，并没有胜过我们所做过的’一派人，这是可为一个铁一般的教训了，在持和平主义的孤立派方面，那么他们对日本侵略别人的法律秩序与繁荣的观念，这当是一副醒神剂。

这是我所读到过对于一个阶级，一个民族的最强有力的公诉状，事实上也是对‘整个有组织的不公平制度，以少治多，以几万万人在黑暗中工作，供几千人得安逸，又以一群人向另一群人发号施令，而人类大多数须忍饥挨饿，过着污

浊生活，以维持人造的利益的公告状。”

为想得到第三个人的意见，我又请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将原稿阅读一遍，他交还我时，附有下列评语：“据我所知，书中叙及的某几桩事情，某几个人物，某几种情形，都具有十分真确的内幕实证的。这是一本揭开大秘密的书，有着毫无疑问的独特价值的。”

此后，我便亲自阅读那原稿，逐字逐句的读，以我于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担任曼彻斯特卫报及亚细亚杂志访员遍历所获当地情况的知识为标准，我深信万君的伟著，大体上应该承认他是真确的。

关于这本书的本身已经说得够了。读者无疑的谅必想知道这位著者早年的背景吧。

万斯白一八八八年生于意大利阿基拉（Aquia）。年二十二，受完教育并服满军役后，投效入了墨西哥革命军，在玛德拉（Gen. Francisco Madera）部下当军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内，曾两度受伤，并升到上尉阶级。一九一二年，据万君自述，他离开了墨西哥，便做了各地遍历的新闻记者，遍游了美国、南美、澳洲、越南和中国，足迹远至西藏、蒙古和东西伯利亚等边地。

一九一六年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列强因他在中国旅行，具有专门知识，令其在日军侵入海滨省与阿穆尔省后，即随联军情报处至贝加尔及尼阿斯克等地工作。在这几年内，万君得到许多特殊的机会，结识了许多中日要人，其中有张作霖，时任东三省督办。大战后，即于一九二〇年，他做了张氏的幕僚。从那时起，他就成了满洲政治舞台幕后

一种真正的势力。但是，过后不久，万君的新关系就使他与其本国当局发生冲突，因为有意大利军火私运入满洲，张作霖若要维持其辖境内治安的话，万君的职务就当制止军火贩卖。最后，他决定改换国籍，归化为中国人民，引荐人是中东铁路督办朱庆澜，保证人是东省特别区警察管理处处长魏永兴，中东路路警处长姚志曾。这并不是鬼鬼祟祟的事情，而是光明正大，有凭有据的法律手续。这样一来，他便得独立行动，同样重要的，也就得以维持生活。不过国籍虽改，他本人仍然是“依旧故我”，忠实的法西斯信徒，墨索里尼的热忱崇拜者。一九二八年张作霖的被炸，据说是日本人所干的。张氏遇害后，万氏生活上突又成了问题，干了几桩商业上的买卖。但至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做了满洲的“主人”。因之，它也就做了万君命运上的主宰。他们把他扣起来勒索，所用方法甚为简单，倘若他不肯为他们效力，便威胁他家室的安全。这样万君便不自愿地被迫做了日军特务机关的工具，这也就是使他这本书对于今日世界上极为重要的理由。以前没有人有过，以后也一定没有人获得日人手下这种不可多得地位。他所言种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他有勇气发表这些惊人的经历，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更改国籍曾使他免受意国官吏的干涉，但日人据有满洲时，又使他须听命于日人，因他的家人生命做了抵质，他觉得别无他途，唯有强抑感情，硬起心肠来顺受。但是他对日人企图压服满洲所用的方法，胸怀反感，则在每一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既经坠入那种机构内，他的努力便专谋救他自己和他的家室，俾得免遭他曾亲眼看见其他反抗新主人贪

跌狠恶太迟的人所遭逢的命运。

万君用他那摹仿不来的作风叙述他的故事，不事雕琢。他怀着震愤来记叙使他痛恨到整个日本民族的事情，本书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故事。但是当注意的，他在书中对于一两个日本官员，如武藤大将与尾井大佐之类，因他们品性笃真，令他钦羨，曾盛加推崇。

在我个人看来——我知道这本书的出版者与我同具此种见解的——我相信就整个日本民族而言，人民大都是吃苦耐劳的，很象中国、印度或欧洲的农民，握大权的军阀、财阀所干种种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负其咎责。最后分析起来，他们自己却象中国人民一样，也是日本军阀财阀的牺牲者。日本人民对于这种种恶行，虽似居于帮凶或唆使的地位，其实他们之为此半是昧于真象，半因被人强令他们相信荣誉与日本横霸是二而一的缘故。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H·J·田伯烈于伦敦

密勒士评论报书评

China Weekly Review

伦敦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日本的间谍活动》，是万斯白（Amleto Vespa）的著作，书中痛斥日本所谓“文化”及日本在华的野蛮举动。

万氏带着嗤之以鼻的态度，把日本自称“高尚文明”之说推翻了。在这本书里，他想揭破日本的假面具，他并且承认为了写这本书，是会使他被日本人一脚踢出去的。为了攻击日本的这点偏见，这个意大利籍的日本旧间谍的作品，显然是有很大意义的。虽然他的文书证件，多数是无法判别的，而他的日记所载，据新闻记者斯诺（西行漫记作者）以及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的意见，却是千真万确的。

田伯烈说：“万斯白这些值得称道的故事，应该承认为真确的。”斯诺则认为：“这书应该轰动世界。”但是该书出版后，日本驻英大使馆则宣称：“我们从未听说过万斯白这样一个名字。”

万斯白一八八八年生于意大利阿基拉。年二十二，投入墨西哥革命军，曾两度受伤，并升到上尉阶级，后在远东做新闻记者，漫游了几年，于一九一六年加入协约军情报处，

在满洲作张作霖的顾问。在张氏的谍报处，担任防止私运军火及白种人人口贩卖。为了前一项任务他被一意大利人用刀刺伤过胸部，为了后一项工作则须从事好几次的暗杀，从俄国逃入远东的白俄，百分之九十是住在满洲的，其中十九又都是穷困潦倒的分子，在沈阳、哈尔滨等地专营拐卖美貌女子的勾当，成为社会的大害。

万斯白的上司张作霖被暗杀了，日军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五日进占了哈尔滨，进入了有俄国人十万、华人二十万的俄人世界——哈尔滨。经日人的布置，有几千白俄流氓在街上手摇日旗，口呼“万岁”。俄女向日军献花，并给日兵搂抱，理由是：日人曾应允过他们以满洲为“白俄共和国”。据万斯白说，白俄不久便觉悟了。几星期后，有数千俄人，纷纷向南逃到中国去了。其他的或被拘禁或遭暗杀。俄女被日兵奸淫的，无虑数百。今日在满洲稍有地位的日人，无不娶一二俄女为妾。日本军人已有十五万人安家于满洲，都是东京来的“顾问”。其中多数是犯过罪的，或为骗子暴徒，或贩售毒品及开设妓院，此辈下流社会占在满日人的百分之九十五。

满洲征服完成后不久，万斯白被迫加入日军特务机关。当他本人做着特务工作时，他的妻室和十四岁的女儿则被日军扣留为质。

同样万恶的，是日本有系统的毒化满洲人民。据他说，日军入侵后不到数月，满洲到处就布满了毒气。沈阳、吉林、哈尔滨等市无一街道不开有烟馆和出售毒物的商店，有吗啡、高根、海洛英瘾的人，只消走上去，轻轻敲一下门，

门上的小洞就开开来，顾客卷起了衫袖，手心里放着两角钱，伸入洞内；店主收了钱，很快在他手上替他注射一针毒汁。瘾君子每介绍一个新客，即得若干佣金。自日军到哈尔滨后，上千上万的俄人都上了瘾，每天在街上都看见大群的吸食毒物的人，现在贩毒者，要占全埠人口百分之二十。

万斯白推论说：“用枪炮炸弹杀人要费钱；而用毒剂杀人却能获得巨利，不但是一门好生意，而且也是最好的军事策略。但日本人民中若审明有毒瘾的，却要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

万斯白自称是唯一的一个白种人，在替日军做特务工作而得知其暴行的。干了五年之后，他意识到暴行将要轮到他自身了。罗网渐渐围紧拢来了，日人发现他曾援助中国游击队。经他妻子的提议，他乘飞机逃走。他的妻子乘日本船到上海。他去接船，看见她正被捕，他即设法逃脱。他的妻子被监禁了几个月之久。因为要她招供，施酷刑的日本人令受难的妇女在她面前走过，其中有许多人的手指都脱了。在本书之末，她自己提出了她的证词。我们相信本书出版，因内容惊人，作者也许不得好死。万斯白还作了这样一个预言：“本书完稿时，有一百万日兵在中国，几百万无辜人民正被杀戮，不过真正的刑酷强奸人民还刚在开始呢。”

本书当然已被日本禁售。但是很奇怪的，居然有几本递寄到上海了。同时万斯白的行踪，正为日本特务人员所深切注意着。